



怒吼吧中國

鐵捷克著 羅稷南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TRETIAKOV:

ROAR CHINA

怒 吼 吧 中 國

鐵捷克著 程視商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781 • Q388 • 32 K • P. 128 • 羊4,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二月出版

京華印書局承印

北京造00001—10000號

• 發 行 所 •

三聯 • 中華 • 商務 • 開明 • 聯營 •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 地 分 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英譯本端納教授序言

怒吼吧中國是敘述遠東的第一個重要的蘇聯的劇本。初次寫成於一九二四年，它是中國反帝革命進展在蘇聯劇場上最初反映之一。要充分明瞭這劇本的意義，那麼知道一點它的作者的事和所以產生它的實情是有益的。

怒吼吧中國的作者，塞格·米海洛維奇·鐵捷克①，曾為蘇聯文學的“左翼陣線”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

① 作者的英文譯名是 Sergie Mikhailovich Tretnikov，但是當他在中國的時候他自己選定了鐵捷克這中國名字。他那時曾經幫助任國楨先生翻譯蘇俄文藝論戰。後來北大的英文系被“五·四人君子”攻倒，他也就離開了中國。

而同時是最關心中國的俄國作家之一。

一八九二年他生於里加城內，那時他的父親在那裏作小學校的數學教員。在拉特維亞進了幾個學校之後，鐵捷克在十八歲的時候到莫斯科大學去研究法律。他說，在那些學校裏他曾經寫過兩千首詩。在一個嚴寒的冬季，當他外出的時候，那些詩稿都被一個朋友用去生火爐了。

二十一歲的時候，鐵捷克變成了一個未來派的詩人，結交了未來派的領袖瑪雅柯夫斯基，並且和他共同主張完全擺脫過去的傳統。在他的詩篇裏他猛烈地反對過世界大戰，就是他所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

因為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爆發，鐵捷克停止了他的文藝工作而且活躍地投身於革命運動之中。在隨着革命而來的內戰的過程裏面，他奔馳過西伯利亞全境以至海參威。遠東的情況引起了他的興趣，後來他把這化為戲劇。

一九二二年回到莫斯科，他初次和新俄的戲院發生關係。他曾經為當時普羅文化劇院的指導者愛森斯坦改編過舊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蠢透了的聰明人。又為梅伊荷德劇院改編過法國馬爾丁納的劇本夜為地動。

一九二三年他創作了兩個革命的劇本：托斯面具，曾經在一個工廠裏上演過，另一劇本是關於想像中的德國革命的，叫作聽見嗎，莫斯科？。

他和瑪雅柯夫斯基及其他未來派份子在同年組織了一個新的文學團體，叫作“左翼陣線”，並且用同一名稱發行了一種雜誌。

一九二四年鐵捷克到了中國。他在國立北京大學作教授，因此從他的學生之間知道了許多中國的實情。後來他把他和一個中國學生的有趣的“面談”發表為唐世華這書。他到中國不久之後也寫過一首未來派的詩，歌詠中國生活的一般聲浪，叫作咆哮的中國。

那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當鐵捷克還在中國的時候，揚子江上游的萬縣發生了一件英國海軍和當地人民之間的爭執。兩個無辜的中國船夫被英國砲艦金蟲號的艦長槐提洪置之死地了。這位不列顛的艦長得了一枚勳章，而中國人民却因憤怒而沸騰起來了。鐵捷克，被英帝國主義的這種行為所苦惱，在這一年的八月他依據這事實寫成了一個劇本，當初叫作金蟲號。九月間他把這劇本獻給普羅文化劇院的愛森斯坦。後來又送到革命劇院。但是這劇本在這時候被這兩個劇院拒絕了。顯然地，那事件和因之而作成的劇本的意義當時

還沒有被這些劇院所認識。

同時法國、美國和英國各帝國主義者都混在一起的別的一些事件又在中國發生了。這纔證明了鐵捷克擴大攻擊那些剝削中國的列強是並不過分的。因此，雖然原不過是敘述數年前的一件局部的事故，這劇本對於列強的繼續侵略中國和中國勞動階級的繼續不安仍然有其重大意義。

這劇本終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更名為怒吼吧中國公演於莫斯科的梅伊荷德劇院而得到巨大的成功。它立刻造成了一種深刻的印象，這主題從此引起俄羅斯人民的熱烈的興趣。

後來怒吼吧中國上演於柏林及其他中心劇院。在美國，這劇本由戲劇協社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上演於紐約；這一次由李西蒙孫精巧地設計，並且使用了唐人街的中國演員。但是原作被改動了幾處，以致變更了這劇本的意義。

在英國，因為它對於不列顛海軍的嚴正的態度，這劇本是不許公演的。然而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這劇本經由未名社的斯來丁·斯米士在曼哲斯特私自上演了，並且發刊了一個改譯本，以法國海軍代替了英國海軍。

現在發刊的這一本是保持着原作和它所依據的史實的第一個英文譯本。

在這劇本裏，和其他蘇聯的劇本一樣，我們的興趣並不是被集中於任何一個主角的。那英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正在鬥爭着的中國民衆全體。怒吼吧中國曾經被批評爲不過是一種宣傳品。然而不如說是因今日中國的被外力壓迫而格外顯明了一切帝國主義的總暴露，這劇本奇異地預言了那時以後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更其重大的種種暴行。凡反對帝國主義的剝削的獸性及偽善的人們都不能不被激動於今日中國所怒吼着的和這劇本所以名爲怒吼吧中國的那種反叛的精神。

作者的說明

構成這劇本的題材的事件於一九二四年六月發生於中國的萬縣，在揚子江上流一千多哩——在這廣大的水道裏甚至海輪也可以上行五百哩——直到漢口的。外國的砲艦往來於這中國的伏爾加河裏，保障着少數白種人和日本人的商業的和宗教的殖民者。

萬縣有一些大規模的美國的煤油棧，還有無數的出口商的辦事處在那裏收買四鄉的棉花、芥子、獸皮和桐油。美國的大來公司在那些出口商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代表這公司的當地經理人是阿斯來先生——數百、甚或數千苦力爲他工作着以謀生活。

這高傲的商人和那些被壓迫的、饑餓的、搶奪着每

一個銅元的人們之間是說不上友好的；那些人們生存、繁殖而且死亡於他們的破敗的茅舍和小船裏。阿斯來和船夫們起了一次衝突，以至打架。結果，不過是這公司經理的尸體發見在江裏面而已。

但是萬縣對面的江中間正停泊着外國砲艦金蟲號，而且那艦長立刻就設法懲治那敢於動手反抗“白種神明”之一的中國人了。他命令：地方當局必須立刻捕獲罪人並處死刑；若不能捕獲，則當處決犯人所屬之船夫工會會員兩名；並且應於阿斯來下葬時表示相當敬禮，並致送恤款於其家屬。限兩天以內履行這些條件——我記得是這樣的。倘若這“哀的美敦”書的條件不能照辦，艦長宣言，金蟲號就要轟毀城市。

中國官廳的抗議無效，請求提交中央政府和公使團調查也無效。社會團體的激昂的電報也無用。艦長是毫無顧忌的，那美國人的葬儀剛一完結，兩個中國船夫就被處死了，犧牲給那不列顛的殘酷的紅毛鬼。

這些都是事實，我並不會有所更改。況且，這事件已經證明為典型的事件了。

阿斯來事件是一個悲劇；但是這城市也有它的趣劇。金蟲號事件過了幾個月之後，在萬縣的一個小酒店裏，中國人和法國砲艦的水兵發生了一場鬥毆。一個

水兵受了傷。那縣長就向地方當局提出要求：打壞的肋骨應由中國方面賠償一個不很大的數目（約合一百盧布），否則就要轟毀城市云云。

這城市，幾經外國大砲底下苟延過去之後，終於一九二六年被它們轟擊了。外國輪船公司和一位中國將軍衝突的結果，這轟擊就開始了。因此，有些看過怒吼吧中國的人們把這劇本當作一個預言。但它之所以成爲預言，那都不過是由於正確地分析了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的可驚的一致和徹底罷了。

佈 景

舞台上兩個主要的地方——帝國主義的金邊號和中國的碼頭——決定了這劇本的連鎖的結構，各個劇情像連環一樣互相啣接着。他們在砲艦上從望遠鏡裏觀看着阿斯來的落水，而這同一事件在第二景（或第二連）裏是經過了頗長的時間的。我曾經把經長的“哀的美敦”書的兩天的時間縮短為一天，使劇情盡其可能地更加緊湊。

舞台上的這兩個地方形成了那自然的和典型的對比，例如，北京市和東交民巷，上海市和租界，天津市和租界，廣州市和沙面，總之，一面是全中國，而另一面是它的支配者和債主，各大強國。

在砲艦上的是：水兵們的壯觀的行列，軍官們的制服上的金邊，剛剃光了的面頰，華麗的禮布，對於婦女的高尚的調情，昂然自得之氣統治着這裏。在這裏，倘若必要，

他們不用沾手就能打人；不用出聲就能罰人，而且只要轉動炮口就能提出鐵一般的要求。命令是說明的，行動是準確的，作事是有計劃的。

在岸上的就不同了。這國家的人，最大的不幸是他們太多了。勞力是極其低廉的。人們的生活限定在他們的船槳上，或緊接在貨件的包裹上。在他們僅有的一點自由時間以內他們吸着煙，談論着關於幾個銅子的事務，他們的憂愁和歡樂，但是他們隨時都預備着跳起來扼住別人的咽喉，倘若有一個銅元落在他們中間。

他們聯合成立了一個工會。會員都是些除了雙手而外一無所有的船夫和碼頭夫，然而甚至也有富裕的游艇的船主。這些卑賤的人羣全是賤味的，不誠字的。有些還拖着從前的髮辮——降順清朝的一種標記，一九一一年革命時曾經廢除了的。他們之間充滿了最原始的迷信，往往把他們的一切不幸歸咎於冤魂的作祟。在艱難的時分只要兩隻大洋他們就能賣掉他們的兒女。他們卑屈地忍受着歐洲人在他們國裏的橫行，正如他們忍受着貧窮、醜陋和災難一樣。只有壓迫得太緊了的時候，他們纔偶爾地起來，本能地發見了他們面前的敵人，於是顯露出反叛的可怕的面孔。

但是他們是不容易和白種人直接接觸的。有一個中間人——買辦。他是白種人和苦力們談判時候的掮客。他是

包工的，從中剝削工人來充實他的錢包。

赤腳的工人們，穿着灰藍布的衣服，神氣是麻木的，緩慢地工作着；威嚴的官紳穿着青緞馬褂鑲綴在他們之間；還有肥胖的商人；還有帶眼鏡和戴着洋帽的青年知識份子——這纔是真正的中國，和那陳舊的錯誤的和外來的對於中國的觀念是相反的：綉花長袍、龍、鳳、寶塔、嬪妃、風雅的娼女，嚴肅的大人老爺，跳舞者，（其實這是沒有的，因為中國不會有跳舞的藝術；）總之，這和西方人至今還相信的惡意的胡說是相反的。

總之，舞台上不可裝置凸形屋頂、幃幕、龍以及紗燈。

這中國碼頭上混雜着箱子、貨件和小船。這裏有幾個張着遮日布篷的貨攤。有幾個吃食担，赤膊的廚師正站在火爐前面，煮飯、燒湯和揉麵團。中國的一隻“大洋”約合兩個先令，分爲“毛”，再分爲“分”。但是還有一種更小的貨幣——銅板，十個銅板爲一“分”。銅板價值很低，中間有孔，用繩子串成了串。^①

這碼頭是熱鬧的。幾個轎子連成一串走過，爲首的一個一面走一面放着銅鑼。他們不時坐下，唱尖細的假聲音。婦女進出在這人群裏面。她們穿着深藍色的棉布褲子，狹窄的上衣，有時是絲的，領子是直立着的。她們遲重而嚴肅

① 原著者誤認制錢——北京人所謂“銅子”——爲銅元。

還沒有被這些劇院所認識。

同時法國、美國和英國各帝國主義者都混在一起的別的一些事件又在中國發生了。這纔證明了鐵捷克擴大攻擊那些剝削中國的列強是並不過分的。因此，雖然原不過是敘述數年前的一件局部事故，這劇本對於列強的繼續侵略中國和中國勞動階級的繼續不安仍然有其重大意義。

這劇本終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更名為怒吼吧中國公演於莫斯科的梅伊荷德劇院而得到巨大的成功。它立刻造成了一種深刻的印象，這主題從此引起俄羅斯人民的熱烈的興趣。

後來怒吼吧中國上演於柏林及其他中心劇院。在美國，這劇本由戲劇協社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上演於紐約；這一次由李西蒙孫精巧地設計，並且使用了唐人街的中國演員。但是原作被改動了幾處，以致變更了這劇本的意義。

在英國，因為它對於不列顛海軍的嚴正的態度，這劇本是不許公演的。然而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這劇本經由未名社的斯來丁·斯米士在曼哲斯特私自上演了，並且發刊了一個改譯本，以法國海軍代替了英國海軍。

人 物

白種人：

金蟲號砲艦艦長。

金蟲號的科伯爾中尉。

布魯乞勒先生——法國商人。

布魯乞勒太太。

可爾落拉——他們的女兒。

阿斯來——美國大來公司經理。

新聞記者。

游客。

游客的妻。

牧師。

金蟲號的水兵長。

水兵們。

中國人：

萬縣的道尹。

少年——金齡的白俄。

大和——富商。

學生——道尹的翻譯。

老費——船夫工會會長。

老費的妻。

老和夫。

第一船夫。

第二船夫。

第三船夫。

老計——船夫。

老計的妻。

老計的女。

第二船夫的妻。

第二船夫的兒子。

阿媽——老鴛。

無線電台的火夫。

和尚——排外的國家主義者。

警察們。

校手們。

船夫們，叫賣的小販們，廚子們，騾子們。

劇情發生於揚子江銅頭和金盞跑檣上。

這事件經過二十四小時。